

把悲傷留給電影

CINEMA OF SADNESS

前半生人生如戲
後半生戲如人生



把悲傷留給電影

ROLL	SCENE	SHOT	TAKE
1	1	1	1

DIRECTOR: 陳德森
CAMERA: 曾鈞

DATE: 2022 Day Nite Int Ext Mos
Filter Sync

陳德森 口述
林敏怡 筆錄



目錄

序	用心籌款無私助人陳德森	8	第15章	最快樂的日子（2）每月的月經會	66
序	陳德森導演是平凡人，為什麼平凡人一個要寫自傳？	10	第16章	我要成名 勇闖電影圈	68
序	點點用心，籌款助人的陳德森	12	第17章	成龍大哥（1）香港第一個私人助理	70
序	我的第一個助理：陳德森	14	第18章	成龍大哥（2）事與願違	73
自序	觀音送子 一個木瓜一顆子	17	第19章	副導演的日子 拼命三郎	76
第1章	超級頑皮仔 零用錢	22	第20章	《邊緣人》踏腳石	79
第2章	電影公餘場 逃避現實的樂園	26	第21章	回歸電視台 故事人	82
第3章	遇上李小龍 巨人的氣場	28	第22章	《衛斯理傳奇》生死關頭	84
第4章	十二金釵 母親的閨密們	31	第23章	末代最後一個副導演 侮辱變鼓勵	89
第5章	母親 我的人生導師	34	第24章	強大的求知欲 兒童片到情色電影	92
第6章	我的父親 一個遺憾	38	第25章	徐克（1）電影狂人	94
第7章	邵氏片場 終嘗演員夢	42	第26章	徐克（2）放飯	98
第8章	台北（1）旅遊變長居	46	第27章	《我老婆唔係人》處女作	102
第9章	台北（2）華僑子弟	49	第28章	《神算》遇上喜劇泰斗	105
第10章	台北（3）三個人生的第一次	53	第29章	《情人知己》嚴重挫敗	108
第11章	第一份工作 與海豚為伍	56	第30章	《晚9朝5》（1）重拾信心	111
第12章	保齡球場 人生轉折點	59	第31章	《晚9朝5》（2）影評——道德敗壞	115
第13章	十大奇案《學童》	61	第32章	《青年幹探》再用新人，但失敗	117
第14章	最快樂的日子（1）麗的電視台	63	第33章	《黑俠》十波九折的科幻動作片	119
			第34章	《神偷諜影》人生谷底	121

第 35 章	《紫雨風暴》首度提名	125	第 55 章	小艾 緣	210
第 36 章	大哥再出現 堅持的成果	130	第 56 章	婚姻 人生歷練	214
第 37 章	《特務迷城》嚴重意外又來了	135	第 57 章	《征途》首次接觸遊戲改編的電影	216
第 38 章	Applause Pictures 亞洲電影	139	第 58 章	陳木勝 英年早逝	220
第 39 章	金川映畫 自起爐灶	141	第 59 章	書名	225
第 40 章	《無間道 2》火人	144			
第 41 章	沙士 03 1:99 電影行動	147	後 記	展望未來	230
第 42 章	《十月圍城》三波九折	150		參與過的電影	232
第 43 章	抑鬱症 上天的考驗	155			
第 44 章	溫哥華之旅 心與靈的講座	161			
第 45 章	勵敬懲教所 學童電影班	165			
第 46 章	《童夢奇緣》父子情意結	171			
第 47 章	印度之旅 菩提樹下	176			
第 48 章	榕光社長者服務中心 獨居長者	181			
第 49 章	十月再圍城 (1) 台前幕後	185			
第 50 章	十月再圍城 (2) 抑鬱症再現	193			
第 51 章	《鐵血一千勇士》(Myn Bala) 哈薩克斯坦之旅	199			
第 52 章	《一個人的武林》宇宙小強	202			
第 53 章	北京盛基藝術學校 眾人的爸爸	205			
第 54 章	2016 北京電影節 天壇獎	208			

可能是為了壯膽吧。

一見他我就問，你喝酒了？他說，對。我說，來，再喝。「就是這部戲，我做演員，你做導演。」他聽了之後驚呆了。接著大家就越喝越 high，他還一直跟我確認，你有沒有搞清楚？不要酒醒了之後又忘了。是你叫我做導演的哦。

後來我跟他說：「其實這 20 年，我都有在看你。你他媽真的是做到了一個好導演。我看過你的上部戲，真的不錯。你去嘉禾講了兩次《特務迷城》的劇本，我也在關注。大哥錯怪你了，你這些年真的是努力了。這一次我不是大哥，我是你這部戲的演員，你是我的導演。我們好好地把這部戲拍出來。」

看我這樣說，他就有點得意的樣子，我又馬上補一句：「我一輩子，沒有人跟我說辭職的，你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



成龍博士
全國政協委員獲禁毒宣傳形象大使



自序

觀音送子 一個木瓜一顆子

動盪的五十年代，我的母親拿著數百塊錢從上海隻身來港，她心想賺夠了錢便回家（上海）……但因為學識不多的關係，年輕的她只能找到一些低下階層的工作，她是那段時間認識我父親的。

我父母第一次所謂的約會……是半年後，後來二人便走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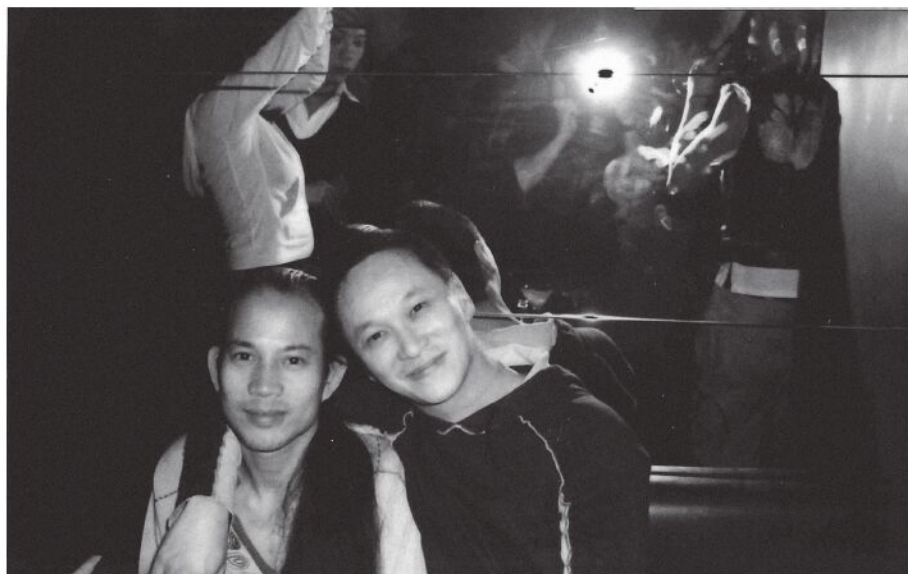
我的父親從事棉紗生意，他告訴我母親每到週末便得要飛去緬甸或柬埔寨接洽生意，最後卻被母親識破，原來每個週末他都是回自己的家，他是有妻兒早已結了婚！

我母親傷心欲絕加上心灰意冷便決定離開，但又沒面子回到上海面對自己的家人（上海人是非常要面子的），便考慮到台北找我外婆和舅舅，或是到泰國投靠一個發小（即從小一起長大的玩伴）的女閨蜜……一切重新開始！

我後來長大後問我母親為什麼沒有離開而生了我？

她是這樣回答我：

「我是一個佛教徒，在我想離開前一個月相約數個姐妹一同去



上：（左）蘇民峰老師
下：香港大嶼山的寶蓮禪寺

大嶼山的寶蓮禪寺^[註1]拜拜，當時廟裡的一位出家人送了我一個木瓜，我們把木瓜切開後竟然發現瓜裡只有一顆子，大家好奇之際，出家人問我有沒有特別供奉哪一位神靈？母親指著寶蓮寺內的一尊觀音娘娘佛像，出家人便說這可能是觀音送子，更叮囑母親如果真的懷上了孕，千萬要留著不能拿掉！」

後來母親去醫院檢查卻發現自己真的懷孕了，也是這個原因，她打消離開香港的念頭並把我生下來。

我媽告訴我一定要好好做人，別辜負了她及佛菩薩！

許多年後，我跟一位好友，著名相學家蘇民峰飯聚時提及觀音送子一事，他打趣地說：「哈哈……這可能是你母親想你成才而編出來的故事！」

回到家裡，我把相學家的話反覆思量，發現每當我的人生……甚或工作遇上氣餒想放棄時，也會不期然地想起母親當年並沒有放棄過我，哪我為什麼要放棄自己？

今天，不管觀音送子孰真孰假，其實我也覺得無悔此生！

注1：「寶蓮禪寺」為香港一座佛教寺廟，亦為旅遊景點之一，位於新界大嶼山昂坪，介乎彌勒山與鳳凰山之間。寺廟前身為大茅篷，由中國江蘇鎮江金山寺的頓修、大悅和悅明三位禪師建於1906年（即清光緒三十二年）。直到1924年，第一代住持紀修和尚正式命名為寶蓮禪寺。



第17章

成龍大哥（1） 香港第一個私人助理

我媽有一天問我，你覺得自己適合做藝人的私人助理嗎？

我跟我媽說，跟助理編導應該沒什麼大分別吧！

事緣是成龍大哥剛拍完《蛇形刁手》和《醉拳》，紅得發紫的他實在需要一個私人助理來分擔經理人陳自強的工作，因為母親是陳自強的麻將搭子，所以他隨即想到和成龍大哥年紀相若的我，我們只是相差四歲而且我也懂影視行業的工作。我當然非常願意接受這份新挑戰，更何況離開麗的電視的主要原因，就是希望加入電影圈學做電影導演，而那個年頭的成龍大哥在電影界炙手可熱，而且他接下所有片子都會是大製作。學當導演這條路不是更容易嗎？但卻事與願違……

記憶中那個年代的大明星都只流行帶傭人進組，她們負責奉茶倒水，另外像李小龍會有經紀人，**但如果說正正式式的私人助理，成龍大哥該是第一人，而我就成了香港電影界第一個大明星助理。**還記得第一次到嘉禾電影公司見成龍大哥時的情景，他見面第一句跟我說：「大家都稱我做 Jackie，你以後也跟著這樣叫我。」

當年的成龍才 24 歲很年輕，我想叫英文名 Jackie 是比較洋氣吧！從言談間，成龍知道我在台北生活過，也能操流利國語，而且曾當過編劇及助導，覺得我很適合幫他，他告訴我因為他小時候在於占元師傅^[註1]的戲班學校沒什麼機會讀書，幾乎只有小一程度，所以

需要有人給他讀劇本，然後幫他寫讀後感！但他憑後天的努力學習中英文，就算到美國電視台接受現場訪問，也可用英文對答如流！

因為《蛇形刁手》和《醉拳》的超級成功，成龍大哥決定休息一陣子，專注籌備自己首部執導的電影《師弟出馬》，這段日子跟著他的我，天天都吃好喝好，日子過得不亦樂乎。而且當年成龍待我也猶如親弟，他買新衣服我必定可以選一件，後來他知道我想買摩托車代步但缺錢，便叫公司為我付頭款（即首期）。**那時候的我可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除了經紀人陳自強）。我記得有一次跟當年嘉禾電影的其中一個老闆蔡永昌先生^[註2]，一同送成龍去飛機場，因成龍要出國做宣傳。大哥上飛機後蔡先生邀我一起在機場餐廳吃午餐，原因是他希望我能夠幫忙從成龍家中的一大堆電影劇本裡，抽出公司想優先開拍的劇本讀給他聽……

想想……堂堂嘉禾電影公司大老闆邀請一個 20 歲小助理一起用膳？

就是一個字「飄」！

這樣快樂的日子連續過了七、八個月，終於等到成龍自導自演的電影《師弟出馬》正式開鏡……。

還記得正式拍攝的第一天，我穿上簇新的衣服，還特地配上一對白色的皮鞋昂首闊步踏入片場，沒想到迎來門外茶水女工的第一句話竟然是：

「陳公子，片場地方都很髒，你的白鞋子就完蛋了，你還是在辦公室待著，有冷氣較舒服！」

當時的我心想：阿姨……我不進去片場，怎麼學習當導演？真是的……

回復心情後大步的踏入片場……



第18章

成龍大哥(2) 事與願違



七十年代嘉禾片場



70年代攝於嘉禾片場

踏入《師弟出馬》的片場，我滿心歡喜的坐在成龍大哥身旁的另一張導演椅，除了嘉禾的老闆和電影的另一些主角之外，根本沒有人膽敢坐在成龍大哥身

旁，但我卻習慣了，然而坐下來不夠五秒，成龍大哥便跟我說：

「今天，我有一群日本粉絲來看我，我記得你告訴過我你曾在海洋公園工作，你替我帶她們去海洋公園玩吧！」

我暗地裡想，去海洋公園豈非要花上一整天？但我當然還是要照成龍大哥意思帶他的粉絲去海洋公園。我覺得才第一天開工，心想《師弟出馬》的拍攝期最少要三、四個月，學習的機會還多著……。

翌日，換了另一雙球鞋的我又一大早準時到達片場，才剛坐在大哥身旁不到五分鐘他便說：

「今天韓國的粉絲也來了，你可否帶她們去幾個大商場購物？然後好好招待她們用膳，還有時間便帶她們去半島酒店喝下午茶。」

就這樣，又過了一天……

第三天早上，我戰戰兢兢地步入片場，沒想到成龍又對我說：

「有一輛新的美國跑車叫『野馬』到了，有500匹馬力，你替

注1：于占元為京劇名武生，生於大清北京，1940年代在上海享負盛名，乃知名武戲教席兼後台武戲管事。1960年代開辦中國戲劇研究學院。門下弟子眾多，桃李滿門，包括七小福：元龍（即洪金寶）、元樓（即成龍）、元彪、元奎、元華、元武（周元武）、元泰等七人。其他的有元慶（即袁和平）、元秋、元德、元俊（即吳元俊）、元彬（陶周坤）、元寶（徐佑麟），以及林正英等。其女兒于素秋為當時之著名電影紅星，1970年代移居美國；其長女于素春的夫婿韓英傑，是當時武術指導之一。

注2：蔡永昌是影壇大佬，1960年代進入邵氏電影公司工作，1970年與何冠昌一起跟隨鄒文懷離開並組建了嘉禾公司。嘉禾公司一手捧紅李小龍、成龍、洪金寶、許冠文等眾多明星，並製作李小龍系列、《黃飛鴻》系列、《甜蜜蜜》等優秀影片。

我去試試車，然後下午代我看一看一所新屋，這是陳自強為我找來的一間海邊的房子，看看採光及窗外的景觀好不好？代我去感受一下……。」

步出片場我知道因為大哥非常信任我，所以才放心讓我替他處理這些私人事。

如是者，整整一個月了，我也沒辦法在片場逗留超過一個小時。想了又想，我也想不到埋怨的理由，因為他聘任我的工作私人助理，而非副導演，他沒有錯，弄錯的人是我！**思前想後，我鼓起勇氣決定辭職！**終於等到有個主要演員受傷要停拍一兩天。大哥有一個嗜好，就是特別喜歡速度的感覺，所以他的車大部分都經過改裝。在改裝車發燒友經常出沒的呈祥道，路旁有涼亭，站在亭內可以俯瞰整個中環的夜景，所以這條也被情侶叫它做「情場道」，是出了名的拍拖勝地。當年的成龍也不過是 25 歲，血氣方剛，而那個亭也經常聚集一群熱愛改裝汽車的年輕人；那一夜，駕著新車的成龍要我陪他去試一下新車的速度，追風的感覺。在等待的過程中，周邊的車上都是一雙一對的男女，我們的車被許多恩恩愛愛談著情的情侶包圍著。

在一個充滿甜蜜氛圍的晚上我鼓起勇氣向大哥說……

以下是我們的對話內容：我：「Jackie，我有事想跟你說！」

大哥：「什麼事？」

我：「我想……我想……辭職！」

我終於把想說的話說了，空氣在剎那間好像凝固了，時間也彷彿停頓了數十秒。

大哥：「我待你不好嗎？」

我：「不是。」

大哥：「那你為什麼要辭職？」

只有 21 歲的我，吞吞吐吐把心底話如實相告。

我：「其實我離開電視台轉到電影圈是希望未來可以學當導演的！」

說罷，不敢面對他的我，只能從後視鏡觀察他的反應，他做了一個極之不屑的表情，雖然現場沒有人說話，但他的口形卻好像在說：

「就憑你？」

然後，一切靜止……

那一剎那轉頭看著隔壁車廂內卿卿我我的情侶們，我心裡卻很想哭（淚點從小就很淺）……我使力抓緊車門扶手，我告訴自己：不……能……哭！

時間又靜止了不知多久……

大哥：「好，告訴我，你認為你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導演？」

我：「我想從低做起，由場記開始……。」

大哥聽罷，想了一想便說：

「OK，下個月我會投資陳勳奇^[註1]第一部做男主角的電影，你就去那部戲裡當場記吧！」

翌日，我回到公司，突然間整個世界都充滿著冷嘲熱諷，同事們以為我瘋了，他們都認為我的決定很不理智。

大家都在高談闊論：

「怎麼那麼傻，在皇上身邊待著多好！」

「長相還行呀，回去當演員吧！」

還有一個平常看到我就像失散多年兄弟的製片在眾人面前大聲的說：

「你記住……場記是不能遲到的，不然你立馬會被炒魷魚！」

我每次回想這些言詞我都沒有恨，反而抱著感激的心！

就是這樣，一夜之間我由一人之上，變成了萬人之下、無人之上。

注 1：陳勳奇，原名陳永煜，電影人，擔任導演、電影監製、演員、編劇、電影配樂等工作。



第42章

《十月圍城》 三波九折

2001年至2003年是一個相比起1997年金融風暴更嚴峻的時代，香港經濟陷入前所未有的蕭條，這一場持續的經濟衰退剝削了不少港人的財產和事業。

非常感恩在這樣艱困的時候，我竟然還能開拍一部7,000萬投資的大製作電影，我雄心勃勃的拿著已有的資金，開展了籌集另一半資金之旅，隨之而來，九波三折的劇情出現了。

直到現在還清楚記得，去找第一個投資者，他是這樣回答我：

「陳導演，如果每一個導演來要求我投資電影，但又要花四分一的製作費去搭建你心目中所謂的中環舊街景，**你是否把我當成傻瓜還是以為我是做地產生意？**」

我也明白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找尋另一半資金並不會是一件容易事，但我沒有氣餒，繼續找到另一位投資者，他花了一個小時用心地把整個《十月圍城》的故事聽完，他準備離開之前拍拍我的肩膀說：

「陳導演，你知不知道你要求的那四分一的搭景費，這個價錢可以請兩位以上的天皇巨星同場演出，如果你是聰明人，應該轉變思維，不要花那無謂的搭景錢，**改用大明星上陣，沒人會關注那個佈景的！**」

找投資的同時我也開始找演員，如果沒記錯我第一去找的是劉

德華、然後周星馳及張國榮……

劉德華及周星馳相繼拒絕後……

至於張國榮的回覆我最記得，他其實是我罵了一頓：

「陳德森，基本上多於兩個主角的電影，我也考慮很久，更何況你的《十月圍城》有十個主要角色？」

聽到這樣的種種回覆，我當然會有一點失落，甚至懷疑我的劇本是否真的出了問題？還是我說故事的方法太不濟？又或是我根本不曉得做電影生意？十萬個「為什麼」縈繞在腦海裡。

雖然在那些日子裡，挫敗的感覺從沒有離開過我，但也可能是不停見演員又不斷說故事的關係，越說越投入及有更佳的情緒，每個角色背後的故事及如何成長也越來越通透，不知不覺把我練得更能把故事說得動聽。

最後花上了大半年的時間，終於找到郭富城、張震、姜武、梁家輝、陳奕迅、曾志偉、鄭伊健、李心潔和特別演出的李嘉欣小姐參演《十月圍城》。

與此同時，當日支持我重拍《紫雨風暴》的美國監製 Harvey Weinstein，也有興趣購買《十月圍城》的海外版權，但其實在那個時候，剩下的另一半資金還未有著落，所以我滿心歡喜去見 Harvey Weinstein 的電影公司 (Miramax) 的駐港負責人，結果對方只能給予我 100 萬美元作為全世界海外的版權費，但其實當年《紫雨風暴》的重拍版權費也接近 70 萬美元。

我把情況如實報告我的投資方曾先生，他語重心長的對我說：

「陳德森，我從一開始聽你說《十月圍城》的故事時就已經很喜歡，那所謂的 100 萬美元海外發行版權費，我們半毛錢也不要拿，我相信我的眼光，全數就由我一個人投資吧！你不要打亂創作情緒，用心去拍電影吧！」

接下來，我便全心全力展開前期籌備和取景的工作，終於在2003年初落實在廣州南海基地的片場裡搭建我心目中宏偉的中環舊街景……

眼見主要場景像拼圖一樣，一天一天的落成，滿心歡喜之餘，可怕的消息突然來襲——沙土爆發。

世紀疫症沙土的源頭村落，正正距離我們的廣州片場不到15分鐘的車程，當時我們已經建組，大夥兒都在片場裡積極籌備中……

接下來，幾乎所有在廣州的港方工作人員家屬都打電話給我，有部分工作人員的太太，甚至哭著求我放她們的丈夫回港，在無計可施之下，我只能決定停工靜待疫情過去。



中環全景搭建中

情況一直持續到8月，在停工的半年裡，有一些演員已接了其他工作，不可能再回到《十月圍城》的劇組；當務之急，除了另覓合適的演員，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同時出現，就是那段時間不停的下雨，大部分已用木製搭建好的場景一一被雨水侵蝕而變得黴爛不堪，很多需要拆卸再重新搭建，台前幕後只有美術及道具組留下修復佈景，其他得全部再次停工回港等候通告，要待到2004年農曆新年後才重新開拍。

雖然不幸的事情陸續發生，但我們還是孜孜不倦期待著《十月圍城》的正式開拍，就在這個時候，又一件讓人痛心疾首的事情發生了，我的好朋友也是這電影的投資人曾先生用自殺的方式了結自己的生命，原因是他被人騙去所有的家財，最後他選擇用死來解決財困的問題。

那個時候的我才恍然大悟，為什麼曾先生早於10月便急著要把餘下的資金傳到公司戶口？他口裡說想我安心拍電影，但其實我告訴他拍電影一直都是分期付款，根本不需要一次性付款，當時的我沒有為意曾先生的用意。

在曾先生自殺消息傳出的第二天，麻煩的事開始接踵而來，首先是大陸的員工不准所有港方工作人員離開酒店，原因是當時正值到期支付第二期大陸員工的酬勞，可以讓他們回家過春節，但曾先生逝世的消息傳遍了香港和廣州，內地製作團隊深怕我們不負責任不支付薪酬，港方的工作人員要等我付清了大陸員工應得的薪酬才能離開。

心急如焚的我巴不得立即趕往廣州，但給我的製片阻止，他們表示工作人員在廣州酒店裡很安全，只要我們能支付薪酬便能解決一切問題，但當時的律師制止我動用任何關於《十月圍城》在銀行



第43章

抑鬱症 上天的考驗

的資金。

在此，我非常感謝大陸的製片劉爾東先生，當時替我出面調停，我也同時想到辦法找來一筆款項讓國內的員工安然回家度歲。

在這裡我也要感謝林建岳先生，當時他主動打電話跟我說，願意接手繼續投資拍攝《十月圍城》，但這個新公司續投的方案也同時被律師勸止，並表示當刻最好一切靜觀其變，原因是曾先生背後的銀行準備起訴所有曾先生私下投資的項目，要追討所有的投資款作為抵償，因此那個階段是不適合再進行拍攝的。

最後，我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解散劇組的所有工作人員！

忽然間……一切如夢泡影。

每一年我都會送母親到澳洲讓她跟我的姐姐們（我共有三位姐姐，她們都從內地移民到澳洲定居）一起度過農曆新年，因為本港的冬天剛好是澳洲的夏天，我也不想老人家被冷到，更加為了避免今年母親陪我一起面對如此複雜的困局……殊不知，澳洲的親人透過一些在港的朋友把投資人曾先生離逝的消息（報紙頭版的報導）傳真到澳洲給我母親看。其實我母親在去澳洲之前已經有輕微的中風先兆（就是進食時口沫會不自覺的流出，而嘴巴有時候會輕微的歪斜了），但一直照顧我母親的菲傭並沒有告訴我，原因是我母親怕我煩怕我小小事就逼她看醫生浪費錢，所以迫令菲傭隱瞞這件事。母親在澳洲的家裡，看到待我如再生父母的曾先生自殺的消息後，她開始憂心忡忡，然後吃不安、睡不穩……數天後，母親在浴室淋浴時不慎跌倒昏迷，三小時後才被家人發現，送往醫院時母親仍然是昏迷不醒，她因為中風而暈倒，也因為頭撞到地上而導致大腦溢出大量瘀血，醫生需要為母親在腦部開刀做一個大型手術。

翌日，我叫助手買機票的同時，也叫她幫我瞭解一下保險能提供多少協助，另一端也因為《十月圍城》的事還未完全解決，我不能實時起行，弄得我心急如焚之際；不到一會助手哭著走進我房間向我道歉，原來她這次忘了替我母親購買旅遊保險。我頓時覺得很奇怪又無奈，因為助手連續九年都有替我母親購買澳洲旅遊的保險，



第46章

《童夢奇緣》 父子情意結

「情緒按不住要罵人便罵我，把壓力釋放在我身上，然後收工回去喝點小酒放鬆，減減壓，就沒事！很快就過去的……」

被梁先生感動的同時也發生了一些小趣事不得不分享，事緣有一天我們要拍謝霆鋒與王栢傑的一場戲，其中最後一個拍謝霆鋒的鏡頭一直不順，其實我們已沒時間要轉景了，等到拍到第七條時，我覺得第二條還可以就覺得可以過了，當我喊：

「過！」

坐我旁邊的梁先生忽然說：「好像還差一點，不如再來一個吧！」

當時揚聲器的麥克風在我倆面前還是開著，我發現霆鋒聽到了他在說，然後用一種怪怪的眼神看著梁再回看我！

我立打圓場：

「霆鋒你照第二條來，情緒多給一點其實就差不多了！」

梁先生面上出現了堅定又同意的笑容，我在想他這笑容是我說得對還是在讚賞自己呢？

當拍攝完成回港後，我告訴梁先生我非常感恩和他成為了摯友的這個緣份。

後來我還告訴他，其實那天霆鋒的戲我因為心急也沒調教到最好……他用一種充滿自信的表情回答我：

「我這種充滿人生經歷的副導演是很難找的！」

但很可惜的是這位好友 2020 年因癌症往生了。

一天，寰亞電影公司的老闆林建岳先生約見我，他說劉德華仍有一部電影合約在他們的公司，但遲遲未找到合適的劇本，問我可否準備一些故事題材去跟劉德華見面聊聊？

華仔是我一直想合作的演員……當然願意啦！

數天後，寰亞的負責人和我一起去劉德華的拍攝現場探班，乘著劇組放夜宵的時間，我向他詳細地連續說了兩個動作電影的故事，劉德華聽罷後無精打采地伸了一個懶腰，然後打著呵欠的對我說：

「我已拍了超過一百部電影，也拍過無數的動作電影，在這一時刻對動作電影實在感到有點兒厭倦，**你回去想一下有沒有一些非動作又特別一點的題材？**」

劉德華把話說完便想轉身離開，我突然冒出一句：

「我有一個關於父子親情的奇幻電影故事，我暫時把它取名做《童夢》。」

劉德華瞪大眼睛看著我，然後說他想知道多一點《童夢》的故事內容。

其實這故事我 1993 年拍完《晚 9 朝 5》已經開始構思，足足有十年！於是我便開始講故事……

《童夢》是講述一個十歲的小朋友，因為母親病逝後，父親便

注 1：「男童院」，社會福利署（社署）以社會工作手法執行法庭的指令，為成長路上有適應困難的兒童 / 少年及少年違法者，提供住院訓練服務。為使各種服務產生協同效應，以及讓不同類別的院童能夠分享設施，提供收容所、羈留院、核准院舍（感化院舍）及感化院等法定功能。

注 2：赤柱位於香港島南區赤柱半島，淺水灣以東、石澳以西，是著名旅遊景點。

立即另娶，所以他非常討厭父親和後母，決定離家出走，過程中遇上一位神仙，醫師有一藥水，喝了能夠讓他一天變大十歲，誤打誤撞這小朋友接觸了這神奇的藥水，於是便在這快速成長的過程中，他發現原來一直誤會了父親和後母，但一切已經恨錯難返，於是他在有限的時間裡盡力去彌補他的錯失……。

其實，《童夢》也是我和父親的矛盾，我如實告訴劉德華，我一直等到自己父親離世後，才真正明白「子欲養而親不在」的感受，而我對他的怨和恨只會讓自己一輩子活在痛苦裡。

接下來，我和他都靜止了十數秒，然後劉德華笑著跟我說：

「我們就拍這個電影吧！」

後來，從寰亞電影公司同事口中得知，原來那段時期劉德華的父親剛好得了重病，可他總是太忙而沒經常陪伴著父親，所以當日對我說的一句「子欲養而親不在」他特別動容，故他只花了十數秒的考慮，便決定接下《童夢》這一部電影，讓我能夠實踐我一直堅持做的正能量和有希望的商業電影。



《童夢奇緣》開鏡禮上合影

從一開始，我便把《童夢》設想跟美國導演添·布頓的奇幻電影系列同一取向，我希望戲中會有許多特技鏡頭令情節更奇幻，但一直以來陳德森早已被標籤為「動作電影導演」，公司對貿然拍攝文藝片的我還是沒有絕對的信心，所以便把原來的製作費扣除了四分之一，而且要求我自己的公司負責「包拍」^[註1]，讓我極度猶豫不決，甚至想過拒絕接拍，但自己公司的幾位同事苦苦相勸的說：

「這麼多年，你一直想開拍《童夢》，這是你對父親的情意結，也是你的心結，我們一起努力在預算內把電影完成吧！」



飾演劉德華少年版的演員薛立賢

由於製作費非常緊張，除了劉德華的片酬不包括在製作費內，其他演員的費用也相當緊絀，後來劉德華知道了，便自掏腰包加強演員陣容，這也是我那麼多年來一直都很尊重華仔的原因！

直到現在為止，《童夢》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包拍」也是最後一次！

結果，這部正式取名為《童夢奇緣》的電影，在當年的內地票房只屬一般，反而在香港取得 2,000 萬票房的好成績，更成為該年度票房排名第二位的香港電影。一直都想拍一些能夠發放正能量的電影，讓觀眾離開戲院時還對明天懷著希望，也希望電影內容能為觀眾帶來一些啟發和意義，但萬料不到我的電影還真能對某些人造成頗大的影響！

事緣是……

某天，我接到了一位異性朋友的電話，電話裡頭的她說有一位陳姓長者想跟我見面，我問原因？她說跟《童夢奇緣》有關。

翌日，我便跟我的異性朋友，一起去見了這位陳先生，我們在他位於觀塘的辦公室裡跟他見面，當日他的太太、兒子和媳婦也在，陳先生甫見我便衝上前緊握著我的雙手，他帶著微笑向我連聲說了兩次：

「多謝！多謝！」

對於他突如其來的舉動，我感到非常訝異，到底他為什麼要多謝我？

陳先生告訴我，他已經 70 多歲，從小時候便開始憎恨父親，**仇恨讓他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然後漸漸變成狂躁症**，生活變得沒有規律之餘，一旦太太對他作出勸戒，便會感到莫名的憤怒，後來還和太太交惡，更與兒子和媳婦不和，最後搬離家獨個兒生活封閉自己。其後，他一位朋友勸他到台北參加一個助人解決心結的團體，一共四天課程，這課程叫「圓桌」，他也不知道為了什麼原因，胡裡胡塗便去參加！四天的課程裡，不論是因為感情或親情出了問題，在課程中的第三天都會各自被分配去看一部電影，陳先生的問題是源自親人，所以那一天的他便被安排看了《童夢奇緣》。看完後的

那一夜，他反思了……頓悟了……明白了……也釋懷了。陳先生回來之後，主動向他的太太、兒子和媳婦道歉，一家人得以和解，再次一起生活重拾天倫之樂。

這件事情，讓我更加堅決未來的創作目標，就是一定要釋出更多的正能量。

電影給予了我創作的空間及安穩的生活，我也得要用它來回饋社會。

注 1：包拍是指投資方向製作方投放一筆款項作為電影製作費，最終不論電影是低於或高於該製作費，投資方也不會再出資或取回剩餘的款項。

後來我們想了想，既然故事的背景發生在 1905 年的香港，當時香港屬英國殖民地管轄的小島，我們似乎確實需要一個維持治安的警察角色……。

哈哈，陳可辛婉轉把見曾志偉的任務交予給我，我戰戰兢兢的跟志偉說，他要從以前的主角變成了現在的配角，並把事情的始末如實相告，但我還沒有把話說完，他便一口答應，他說他不會錯過這個好劇本，以及和我們這群台前幕後合作的機會！最後，他向我詭異的笑著說：

「下次叫陳可辛親自來跟我說。」



第 50 章

十月再圍城（2） 抑鬱症再現

我們的圍城場景，搭建於上海松江的勝強影視基地裡，跟基地合作的原則是整個圍城的四分之一搭建費用是由勝強影視基地負責以外，另外一部分酒店費用也是由他們支付。

我們的場景均以實景方式來搭建，即是要用石頭、沙子、水泥和磚頭做材料，勝強影視基地願意支付這四分一的費用，條件是電影拍完後，圍城所有場景全部歸勝強影視基地擁有。



（左）我、陳可辛、黃建新、劉偉強及于東

注 1：皇后大道是本港開埠之後的第一條建築的主要道路，分為皇后大道西、皇后大道中及皇后大道東（可簡稱為大道西、大道中及大道東），由中西區的石塘咀，一直延伸至灣仔區的跑馬地，全長約 5 公里。

殊不知搭景期間，上海松江連連大雨，搭建場景從一開始便很不順利，本來預算搭建周期為五個月，但最後卻要花上差不多七個月的時間才得以完成，也因為出了這樣的狀況，電影被迫延期開拍。

在那一刻，我已感到憂心忡忡，因為從影 30 年，曾經做過製片、策劃、統籌及監製等不同的幕後工作崗位，令我開始極度擔心演員的檔期會出問題，因為大部分演員只給我們不到三個月的拍攝期，而我們還未開始拍攝已超期開拍，再加上大家為了精益求精而不斷修改劇本，**電影還未拍到一半，所有的工作人員（包括我）都是不眠不休已身心俱疲**，但演員的檔期都快到期了，令我精神壓力越來越大，而人也變得越來越緊張。

到差不多最後的一個月裡，我由每晚一粒安眠藥增加到兩粒、三粒……但最終也只能每次睡四小時左右便會驚醒；還記得有一晚上，**我竟然在半夜睡夢中大喊：“Cut！”**

我的驚叫聲傳遍整個樓層的走廊。

另一邊廂，我每天拖著疲乏的身子起床後把寢室的窗簾打開，窗外便能看到搭建的圍城的全景，城周邊的圍牆，感覺自己困在一座 1905 年的大監獄裡，心臟便加速跳動……壓力變得越來越大。

在困難重重下我們向影視基地提出，把拍攝期延長一個月，但片場老闆卻不同意，原因是搭景遇上大雨屬天災，與人無尤，當時投資方與影視基地各持己見；在僵持之下，投資方便不讓我們進入場景拍攝，因為兩個入口都被大鐵鍊緊緊鎖上。

影視基地表示，如不增加場租及工作人員的住宿和一切的相關費用，我們便不能繼續在內進行拍攝；與此同時，他們更派出百多名保安人員，阻止任何劇組的工作人員進出場景，後來陳可辛請了上海政府和有關人士出面調停！

但因為當初簽訂合約時，並沒有留意細則條文，所以如果我們打官司的話勝算不大，而且還更耽誤演員的拍攝檔期，基本上我們延誤不起，而在這件事情上理虧的絕對是我們。

整個紛爭令我們停工一個多星期，而當時正在拍攝最後的結局戲，每一天的損失足有數十萬，再加上部分演員的經理人，向我及製片暗示檔期即將完結，因為大部分演員都接了其他新的電影，部分更是現代戲，需要時間把頭髮留起來，有演員的經理人甚至向我提出，先讓演員拍罷新電影後再回來繼續拍我的戲，但我知道一旦停下來，電影便有可能永遠停拍，胎死腹中！

在不知不覺間，我的壓力已爆鍋，加上睡不了覺，精神變得極度恍惚，無緣無故會出冷汗，那一刻……我知道我的抑鬱症又回來了。

早晨我沒辦法打開房間的窗簾，因為我害怕看到那座圍城，我躲在黑漆不亮燈的房間，很快便病倒，人也極度恐慌，我決定立回港治病。

在我準備離開上海前的一個晚上，我語重心長發了一個短訊給陳可辛。

「Peter（他的洋名），**我已心力交瘁，沒法子再繼續下去**，你絕對是一個比我優秀的導演，《十月圍城》沒有了我這個導演是沒問題的，可以由另一個導演或你來完成！」

陳可辛回覆說，他開拍《投名狀》的前一周，也都因為劇本未能完成，因而壓力大得離開了；其後，因為黃健新導演（也是他的監製）的開解，他才再次回到現場繼續拍攝，他說《投名狀》在內地的成功，改變了他的人生和事業，而《十月圍城》的成功，也將會同樣改變我的前途。

我告訴他，我目前是希望能保住性命，雖然《十月圍城》一開始是由我改編從新創作和發起，但這一切都已經不再重要，留給你……陳可辛吧！

陳可辛可能還不知道我的情況有多嚴重！他沒有再勸止我，因為他以為我回去休息數天好轉便會回來。

一回到家，我便在朋友介紹下去了見一位心理醫生，該醫生開了一些抗抑鬱藥給我，服藥後，我便躲在家裡不斷沉睡，也不想見任何人。

此時，我大姐特地從澳洲趕回港探望我並暫住我家，她看到我早上七時起床後，便站在陽台前看著對面的山坡一言不發，數分鐘後又再折返房間繼續昏睡；數小時後，她又看到我起床坐在餐桌前，菲傭拿水果、麥皮給我吃，坐在梳化的大姐目睹我舉起叉子向著餐桌叉著，叉子只是叉著空氣，並沒有水果，但我卻把空著的叉子往嘴裡送，來回數次吃著，其實什麼都沒吃到像在吃空氣，之後我又繼續回到房裡昏睡。

下午我起床後，大姐已去了菜市場，但她在餐桌留下了一封信，信裡她告訴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當我第二次回到房間時，她感到非常惶恐，並且哭了，她說一部電影沒有了，還可以再拍其他的電影，但如果生命沒有了，便真的什麼也沒有了，大姐明白這部電影對我十分重要，但她認為沒有任何東西比親弟的生命還要重要。

看完大姐的信，我也感到非常驚恐，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吃這些抗抑鬱藥，但我還是極度渴睡，接下來，我足足睡了 48 小時，期間沒吃沒喝，甚至連大小二便也沒有。

大約五天後，我忽然接到一個短訊，因為整個《十月圍城》的港方劇組工作人員，也是我的長期合作夥伴，他們推了其中一個跟

我感情比較要好的，負責美術的工作人員做代表發短訊給我，他說陳可辛開始瞭解事態的嚴重，並請了劉偉強導演來幫忙，雖然拍攝可以繼續，但**如果我決心不回到劇組，他們也決定跟我共同進退……一起撤離。**

這一下事情就變得更嚴重了，雖然陳可辛和劉偉強定必能夠把電影完成，但如果因為我的問題，而令到一部分重要的工作人員撤離，後果絕對不堪設想。

幾經深思，我回覆劇組工作人員：

「我已經看醫生，暫且沒事了，並將於兩天內回到劇組，大家都不能走！」

決定回到劇組一事，我必須多謝一位好朋友，他便是勵敬懲教所的梁國榮督察，他當時跟我說：「我陪你回到劇組，當你情緒不穩定或被激怒時，我就在你身旁，現場有情況你就把情緒及脾氣發在我身上，發洩出來就好！我陪你走過這艱難時刻吧！」



好友梁國榮先生一直陪我在現場拍攝



第 51 章 《鐵血一千勇士》(Myn Bala) 哈薩克斯坦之旅

朋友在我抑鬱症期間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回到片場，遇到劉偉強導演，他和他的助手提著行李在搭建的皇后大道中街景上巡視，我上前向他道謝，然後提議他先把行李放回酒店。他說：

「兄弟，我是來救火，不是來觀光的，先趕緊知道如何幫忙，搶時間，其他的都不重要！」

翌年電影金像獎我上台領最佳導演獎是劉偉強頒給我的，我故意把獎先讓他拿著然後自己從口袋掏出感恩宣言來讀，因為這個獎他也有份！

《十月圍城》的成功，再次證實能夠成就一部讓人記得住和有價值的電影，一定不可能是一個人可以成就而來的，而必須由一群熱愛電影的人造就出來。

《十月圍城》完成後，我帶著電影參加了數個國際影展；其中一次我帶著《十月圍城》出席俄羅斯電影節，當電影放映完畢播出工作人員名單的字幕時，場內觀眾即報以熱烈的掌聲，如雷貫耳的掌聲，直至所有字幕播放完畢才停止，足足有六分鐘之久！這些觀眾都被電影深深所感動，他們都主動來跟我握手，我當然開心，但心裡卻帶著疑問：「**他們都知道中國有過這一場革命嗎？他們都認識孫中山先生嗎？**」

接下來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負責訪問我的一位電影人告訴我，俄羅斯（即前蘇聯）也有過一次大革命是發生在 10 月，現場有一位記者也隨著說，法國也有一個大革命在 10 月，為什麼都不約而同發生在 10 月？我打趣地答：「可能因為夏天太熱、冬天又太冷，秋高氣爽的 10 月正好是搞革命的時候！」弄得大家都哄堂大笑。在俄羅斯電影節的數天裡，我認識了從哈薩克斯坦而來的兩位製片人 Anna Katchko 及 Sam Klebanov，他們問我有沒有興趣把《十月圍城》帶去哈薩克斯坦電影節，給當地觀眾放映一場觀摩場……隨後 Anna 告訴我，他們正在籌備拍攝一部跟《十月圍城》的片種類近的關於哈國早年的一場革命，名為《鐵血一千勇士》(Myn Bala)^[註1]，並邀請我擔任這部電影的監製，而負責執導的正是那一年俄羅斯電影票房最高的年輕導演 Akan Satayev。



把悲傷留給電影

Life 062

作者：陳德森

筆錄：林敏怡

資料搜集：葉翠珊

封面攝影：曾寬

封面文字：姚相傑

特別鳴謝：林映希、馬興文

編輯：區杏芝

設計：Ares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實股份有限公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136號6樓

電話：(86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22年4月

圖書分類：傳記／電影

ISBN：978-988-8743-67-4

定價：港幣98元正／新台幣390圓正

《十月圍城》金像獎導演



陳德森首部文字作品

第 **1** 個香港明星助理

經歷 **2** 段嚴重的抑鬱症

在拍攝現場 **3** 回生死經歷

一個月裡連續 **4** 次人生悲劇

細訴電影生涯的 **50** 年苦與樂

SBN 978-988-8743-67-4



9 789888 743674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E.

上架建議：傳記／電影

定價：港幣 98 元正／新台幣 390 圓正